東國通鑑

七

東國通鑑卷之十二

新羅紀

景明王

諱昇英神德王之子母義成王后在位七年

戊寅

二年後梁貞明四年甄萱二十七年弓裔十八年高麗太祖元年春二月一吉飡玄昇叛伏誅夏六月丙辰泰封諸将立王建為王國號高麗初建年三十夢見九層金塔立海中自登其上至是年三月唐商客王昌達忽於市中見一人狀貌瓌偉鬚

髮皓白頭戴古冠被居士服左手持三隻毳
梳右手擎一面古鏡方一尺許謂昌瑾曰能
買我鏡乎昌瑾以二斗米買之其人散與乞
兒而去疾如風旋昌瑾懸其鏡於市壁日光
斜映隱隱有細字可讀其文曰三水中四維
下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鷄後搏鴨此謂運
滿一三甲暗登天明理地遇子年中興大事
混蹤跡混名姓混沌誰知真與聖振法雷揮
神電於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
則現形黑金東智者見愚者盲興雲注雨與

人征或見盛或視衰盛衰爲滅惡塵滓昌瑾
初不知有文及見之謂非常獻于弓裔弓裔
令有司與昌瑾物色求其人彌日竟不能得
唯東州勃颯寺有鎮星如像如其像左右亦
持椀鏡昌瑾喜具以狀白弓裔歎異之令文
人宋含弘白早許原等觧之含弘等曰三水
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者辰韓馬韓也
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現於
黑金東青木松也謂松嶽郡人以龍爲名者
之子孫可以爲君主也王侍中有王侯之相

豈謂是歟黒金鐵也今所謂都鐵圓之也今主初盛於此殆終滅於此乎先操鷄後搏鴨者王侍中御國之後先得鷄林後收鴨綠之意也三人相謂曰王猜忌嗜殺若告以實不獨吾輩爲葅醢王侍中必遇害乃詭辭告之至是將軍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等夜詣建第密謀推戴不欲令夫人柳氏知之謂曰園中豈無新瓜可摘乎柳氏佯出潛入帳中諸將曰自三韓分裂羣盜競起今主奮臂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太半立國

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太甚淫刑以逞殺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炭塗疾之如讎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諸公行殷周之事達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謂革命予實不德敢效湯武之事乎恐後世以為口實古人云一日為君終身為主況近陵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季子之節乎諸將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毒痛者日夜思欲

復之且權位重者並遣虐殺略無所遺今之
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公也公若
不從吾等死無日矣況王昌謹鏡文如彼豈
可違天死於獨夫之手乎建拒之甚堅柳氏
遽從帳中出謂建曰舉義伐虐自古而然今
聞諸將議妾猶奮發況大丈夫乎今群心忽
變天意有歸矣手提甲領以被之於是諸將
扶擁而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
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奔走來赴
者衆先至宮門鼓譟以待者亦萬餘人遂即

位於布政殿建元天授○泰封王弓裔走死弓裔聞變驚駭曰王公得之吾事已矣以微服出北門亡去遁于巖谷信宿飢甚偷竊麥穗而食尋爲斧壤民所害

臣等按弓裔以新羅遺孽見棄於宗國怙身緇類倔起群盜之中竊據黑壤建國稱元奄有三韓之二然性本凶虐好殺不已戕害妻子屠戮公卿生靈盡爲魚肉天厭穢德假手于麗奔竄以死嗚呼自我得而自我失尚誰咎哉

丁巳高麗詔曰泰封主當四郡土崩之時劃
除賊寇漸拓封彊未知兼併唯以酷暴御衆
以姦回為至道以威侮為要術徭役賦重人
耗土銷而宮室過制勞役不止怨讟遂興於
是竊號稱尊殺妻戮子天地不容神人共怨
荒墜厥緒朕謬膺推戴叨處崇高庶幾戒覆
車之轍取代柯之則與民更始○高麗王謂
青州人韓粲聡逸曰泰封主以青州沃饒人
多豪傑恐其為變將欲殲之乃名軍人尹全
愛堅等八十餘人俱以無辜械繫在途御其

亟往放還田里○高麗以騎卒叅評為衛軍
郎中評博涉書史明習吏事初為塩州賊師
柳矜順記室矞破矜順評乃降麗王開國之
際與有力焉○高麗馬軍將軍桓宣吉叛伏
誅初宣吉與其弟香寔俱有翊戴之功麗王
委以腹心常令率精銳以宿衛其妻謂曰子
才力過人士卒服從又有大功而政柄在人
可不懊乎宣吉心然之遂陰結兵士伺隙為
變卜智謙知之密告麗王以跡未形不納一
日麗王坐殿上與學士數人議國政宣吉與

其黨五十餘人持兵突入内庭直欲犯之麗
王策杖而入厲聲叱之曰朕雖以汝輩之力
至此豈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耶宣吉見
麗王辭色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
殺之香寔後知至事敗亦亡追兵殺之○高
麗以金行濤為廣評侍中黔剛為内奉令林
明弼為徇軍部令林曦為兵部令陳原為倉
部令閻萇為義刑臺令歸評為都航司令孫
逈為物藏省令秦勁為内泉部令秦靖為珍
閣省令林積璵為廣評侍郎能駿權寔並為

内奉御金甄英俊並爲兵部御崔汶堅術並爲倉部御朴仁遠金言規並爲白晝省御林湘煖爲都航司御姚仁暉香南並爲物藏御能惠曦弼並爲内軍御康允珩爲内奉監申一林寔並爲廣評郎中國鉉爲貟外郎倪言爲内奉理決曲矜會爲評察劉吉權爲徇軍郞中其餘司省各置郎吏○高麗誅蘇判宗侶内軍將軍狄鈇侶與鈇俱以姦倭淂幸弓裔譖害良善王即位首誅之○隱士朴儒見高麗王王曰致理之道唯在求賢今卿之来

如淂傅巖渭濱之士因賜冠帶令營機要賜
姓王儒性質直通經史初仕弓裔爲員外遷
至東宮記室見裔政亂遂出家隱於山谷間
王即位乃来○高麗官制始定詔曰往者泰
封主以新羅階官郡邑之號鄙野攺爲新制
民不習知以至惑亂今悉從新羅之制其名
義易知者可從新制○高麗誅馬軍大將軍
伊昕巖昕巖業弓馬見利躁求事弓裔以鉤
距淂見任用至裔末年襲取熊州因以鎮之
聞麗王即位潛懷禍心不召自至士卒多亡

熊州復為百濟所有守義刑臺令閻萇與昕
嚴比隣知其陰謀俱奏王曰昕嚴棄鎮自來
以表邊疆罪實難原然與我并肩事主情分
有素不忍加誅且其叛形未露彼必有辭萇
請密令伺之王遣內人至萇家從帳中候之
昕嚴妻桓氏至厠謂其無人旋已長吁曰吾
夫事若不諧則吾受禍矣言訖而入內人以
狀聞遂下昕嚴獄俱伏王親讓之曰汝素畜
兇心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也不可私撓
昕嚴流涕而已斬於市籍其家○秋七月高

麗詔曰泰封主以民從欲唯事聚斂不遵舊
制一頃之田租稅六碩置驛之戶賦絲三束
遂使百姓輟耕廢織流亡相繼自今租稅征
賦宜用天下通法以爲恒例○高麗青州領
軍將軍堅金副將連翌興鉉見麗王各賜物
有差初王以青州多變詐不早爲備恐有後
悔乃遣州人能達文植明吉等往覘之能達
還奏無他文植明吉私謂州人金勤謙寬駿
曰能達雖奏無他新穀熟恐有變及是堅金
等言本州人與勤謙寬駿金言規等在京都

者其心異同去此數人可無患矣王曰予心存止殺有罪者尚欲原之況彼數人皆有宣力扶義之功欲得一州而殺忠賢乎堅金等慚懼而退勤讓言規等奏曰日若能達奏曰無他臣等以為不然今觀堅金等所言不可保其無他請留之以觀其變王從之既而謂堅金等曰今汝所言雖不能從深嘉乃忠可早歸以安衆心堅金等言臣等冒進利害反類誣譖不以為罪患莫大焉歸骨之後括以赤心輔國然一州之人人各有心如有始禍

恐難制也請遣官軍為之敵援王然之遣馬
軍將軍洪儒庾黔弼等率兵千五百鎮鎮州
備之是後道安郡癸青州密與百濟通好將
叛王遣馬軍將軍能植將兵鎮撫由是不克
叛○八月朔方鶻巖城帥尹瑄附高麗瑄沈
勇善韜鈐弓裔末避禍走入北邊有衆二千
餘人居鶻巖城召黑水蕃侵害邊郡至是聞
王遣使招諭遂來降北邊以寧○高麗詔曰
泰封主信讖緯棄松嶽還居斧壤營立宮室
百姓困於土功三時失於農業加以飢饉荐

蹂疾疫仍起室家棄背道殣相望一疋細布
直米五升至使齊民賣身鬻子為人奴婢朕
甚憫焉其令所在具錄以聞於是得一千餘
口以內庫布帛贖還之○高麗詔免民三年
租役仍大赦○高麗論功行賞以洪儒裴玄
慶申崇謙卜智謙為第一等堅權能寔權慎
廉湘金樂連珠麻煖為第二等各賜金銀器
錦繡綺被褥綾帛其第三等二千餘人亦賜
綾帛穀米有差○甄萱遣一吉粲閔郃于高
麗賀即位王厚禮遣之○高麗熊運等十餘人

州縣叛附百濟麗王命前侍中金行濤為東
南道招討使知牙州諸軍事備之○九月高
麗馬軍將軍卜智謙奏曰徇軍吏林春吉與
其鄉青州人裴忩規季川人康吉阿次貴昧
谷人景琮謀叛王使人誅之忩規逃免○高
麗以青州人玄律為徇軍郎中馬軍將軍裴
玄慶申崇謙等言徃者林春吉為徇軍吏圖
不軌伏辜比乃典兵權而以青州為恃也今
又以玄律為徇軍郎中臣等竊惑之王曰善
乃改授兵部郎中○高麗以前侍中具鎮為

羅州道大行臺侍中鎭辭以久勞惷封不肯
行王不悅謂劉權說曰昔予歷試險阻而未
嘗告勞者實畏威也今鎭固辭不行可乎權
說對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宜加極刑以戒
羣下王然之鎭惶恐謝罪遂行○尚州帥阿
字蓋遣使附高麗王命備儀迎之習儀於毬
場文武俱就班廣評郎中柳問律與直省官
朱瑄劼爭列王聞之曰讓爲禮宗敬乃德本
今接賓以禮將觀厥成而問律瑄劼爭列豈
敬愼者乎宜幷徙邊以彰其罪○高麗王謂

群臣曰平壤古都荒蕪已久荊棘滋茂蕃人遊獵於其間因以侵掠宜徙民實之以固藩屏遂分黃鳳海白塩諸州人户居之為大都護遣堂弟式廉廣評侍郎列評守之仍置叅佐四五人○高麗以珎閣省卿柳陟良為廣評侍郎革命之際事起倉卒羣僚散走陟良獨謹守其職所典倉庫無所亡失故特授之

冬十月高麗青州帥波珎粲陳瑄與其弟宣長謀反伏誅○十一月高麗設八關會有司言前王每歲仲冬大設八關會以祈福乞

遵其制麗王從之遂於闕庭置輪燈一座列
香燈於四旁又結兩綵棚各高五丈餘呈百
戲歌舞於前其四仙樂部龍鳳象馬車皆舡
新羅故事百官袍笏行禮觀者傾都王御樓
觀之歲以爲常

臣等按八關之戒本佛氏之教也曰不殺
生曰不偷盜曰不淫泆曰不妄語曰不飲
酒曰不坐高大床曰不著香華曰不自樂
觀聽關者閉也謂禁閉八罪不犯也是特
一種枯槁寂滅之戒固非關於君天下國

家者之事君天下國家者亦自有戒而與此不同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舜戒也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舜之戒也曰民可近不可下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禹之所以戒子孫也曰三風十愆湯之所以儆于有位也曰先知小人之艱難曰卑服卽康功田功曰不敢盤于遊田文武之所以戒嗣王也若是者足以保天命民心而歷年愈長是固君天下國家者所當持守而勿墜也昔新羅真興王聽

僧惠亮之說始行八關之會其無稽作俑
之罪大矣然不過一二設而止耳今高麗
太祖自謂得國必資諸佛之衛護燃燈以
事佛八關以事天靈五嶽山川龍神以之
定朝儀以爲國家大事夫創業垂統者貽
厥孫謀以燕翼子是豈貽燕之謀乎終高
麗之世以仲冬爲八關之月罄無犯國忌
君臣同樂豈特有戾於帝王之戒亦非佛
氏持戒之本意也李知白乃以復行八關
爲却敵之策崔沆乃以請復八關爲先務

己卯

文克讓乃以仲冬有忌為國之災亦獨何哉能知此會之不經而毅然革罷之者一成宗之外無聞焉可勝嘆哉

甄萱遣使如吳越進馬吳越王報聘加授萱中大夫餘如古

三年後梁貞明五年甄萱二十八年高麗太祖二年春正月高麗移都松嶽郡陞郡為開州創宮闕立市廛辨坊里分五部置六衛改鐵圓為東州○三月高麗創法王王輪等十寺于都內兩京塔廟肖像之癈缺者並令修葺

史臣曰太祖創業甫踰年而作十寺于都城修塔廟于兩京嗚呼其昧於輕重緩急之宜耶抑怵於禍福因果之説耶于時二大強國未平諸城未下者亦多矣而攻戰未已也瘡痍未復也何汲汲於無益之作至此也繼有開泰之設窮極奢侈至有手述疏語大會僧徒以落之甚矣佛氏之溺人心也滔滔流俗趨奉施捨猶恐不及以太祖之光明正大猶不能不溷於衆流之中況其下者乎其況臣民則効於君者乎

惜哉其新羅作寺速亡之戒豈不晚年悔
悟之作歟貽謀之弊流至後昆崇信之至
一日施米至於七萬歲飯僧徒至于三萬
寺院肖像無非金銀之飾千函萬軸無不
金銀其字宮殿為梵唄之堂緇髡居師傅
之位然亦無救於亂亡佛氏之禍于國害
于人慘矣可不戒哉
高麗王追王三代以曾祖考為元德大王廟
號國祖妣為貞和王后祖考為景德大王廟
號懿祖妣為元昌王后考為威武大王廟號

世祖妣爲威肅王后

臣等按金寬毅閔漬論高麗世係頗涉荒怪今太祖追諡三代以上後之人不可以偏見輕議於其間也大抵麗初實錄皆顯宗朝黃周亮所撰當時去太祖未遠如有三代以上朝宗可記之事豈無一語及之而寬毅遺生於數百載之後能知周亮所不知著載于冊是固可疑如寬毅之說則所謂唐貴姓者於太祖曾祖父而元德大王特曾祖母之父也麗祖創業之王動遵

古昔其肯舍曾祖不祖而反祖曾祖母之父乎且父為考而女為妣天下寧有是理乎知其説之誣也李齊賢於世係據宗族記聖源録畧加辨觧今臣等亦從周亮實録追贈三代為正而寛毅遺傳會之説不可不辨故並論之

冬十月高麗城平壤

庚辰

四年後梁貞明六年甄萱二年九年高麗太祖三年春正月王遣使聘于高麗○二月康州將軍閏雄降高麗遣其子一康為質高麗拜阿粲以卿行訓之妹

辛巳

妻之○三月高麗以北界鶻巖鎭數為北狄所侵命庾黔弼率開定軍三千築大城守之由是北方晏然○秋九月甄萱遣阿粲功達於高麗獻孔雀扇智異山竹箭○冬十月甄萱率步騎一萬攻陷大良仇史二城至于進禮郡王遣阿粲金律求援於高麗高麗遣兵救之萱引兵退始與高麗有隙

五年（後梁龍德元年甄萱三十年高麗太祖四年）春正月王遣金律聘高麗麗王問曰聞新羅有三大寶丈六金像九層塔并聖帝帶也三寶未亡國亦未

亡塔像猶存不知聖帶今猶存耶律對曰臣未嘗聞聖帶也麗王笑曰卿為貴臣何不知國之大寶律慚還告王王問羣臣無能知者時有皇龍寺僧年過九十者曰聖帶是真平大王所服歷代傳之藏在南庫王遂開庫風雨暴作白晝晦暝不得見乃擇日齋祭然後見之其帶粧以金玉其圍甚長非常人所可束也國人以真平王是聖骨之王稱曰聖帝帶

金富軾曰古者坐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

眞若帝王之盛事者也而韓公論之曰歸
天人之心興太平之基決非三器之所能
也豎三器而爲重者其誇者之詞耶況此
新羅所謂三寶亦出於人爲之修而已爲
國家何須此耶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
人民政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唯善以
爲寶若此者行之於內足以善一國推之
於外足以澤四海又何外物之足云哉太
祖聞羅人之說而聞之耳非以爲可尚者
也

臣等按書曰所寶唯賢又曰不寶遠物詩
曰稼穡唯寶記曰仁親爲寶然則古之帝
王所寶者可知矣齊楚小國也齊不寶徑
寸之珠而所寶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四
賢而已楚不寶白珩而所寶者觀射父左
史倚相二賢而已美珠白珩猶不爲寶況
不及二寶萬萬者乎新羅之君例皆惑佛
殫竭民力立九層塔設丈六身皇天震怒
震之災之不再不三以示譴告終新羅之
世災變相仍眞平享國日久佞佛愈勤又

作爲天賜玉帶之說矯誣上帝眩惑愚民
天怒益深繼嗣中絕天可欺乎天可侮乎
然則如三物者適足爲亡國之資耳奈何
麗祖反以此爲寶而向之乎于時甄萱尚
鼾睡於卧榻之側正當經營南北志叅統
一之秋曾無一語及君國字民親賢之事
而反汲汲於所不必寶者何哉麗祖之所
寶者如是故立九層之塔設八關之會佯
擬新羅子孫效九塔廟佛宇之建史不絕
書求佛求神又有甚於新羅未必非太祖

啓之也嗚呼甚矣使事之難也誦詩專對不辱君命如孔子所謂使乎使乎者豈易得哉令律之來聘麗祖已失其問矣若使律稍有識見者專對之才當如楚王孫圉對趙鞅之問明其主不寶玉而寶其賢則麗祖必悔賂愧謝之不暇矣律曾不吐一奇論俛首刮席愧赧而退真所謂碌碌庸人烏可與論使事也哉

達姑狄百七十一人來侵道由登州高麗將軍堅權邀擊大敗之匹馬無還者王喜遣使

謝之○冬十月高麗王創大興寺于五冠山迎入僧利言師之事○高麗王幸西京○十二月高麗王册子武為正胤正胤即太子也太祖知武有繼統之德恐其母吳氏側微不得立乃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吳吳以示大匡朴述熙述熙知其意請立為正胤

壬午

六年後梁龍德二年甄萱三十一年高麗太祖五年春二月契丹獻槖駞于高麗○夏六月下枝縣將軍元奉投高麗○秋七月溟州將軍順式降附高麗初麗王以順式不服患之侍郎權說曰父而詔

子元而訓弟天理也順式父許越令為僧在
内院宜遣往諭之麗王從之順式遂遣長子
守元歸欵賜姓王給田宅○冬十一月真寶
城主洪術遣使請降高麗遣元尹王儒卿含
弼等慰諭之○高麗王幸西京新置官僚又
又築西京在城凡六年而成
七年後梁龍德三年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甄萱三十二年高麗太祖六年春三
月高麗以下枝縣將軍元奉為元尹陞其縣
為順州○夏四月高麗大匡庾黔弼招諭北
蕃歸附者千五百人北蕃之歸被虜者又三

千餘人○六月吳越國文士朴巖投高麗○
秋七月高麗遣倉部侍郎金樂録事參軍金
幼卿朝後唐　八月碧珍郡將軍良文遣其
甥圭奐降高麗拜圭奐為元尹○冬十一月
眞寶城主洪術遣子王立于高麗獻鎧三十
高麗拜王立為元尹

甲申

八年（後唐同光二年甄萱三十三年高麗太祖七年）春正月遣使朝
後唐○夏六月遣朝散大夫倉部侍郎金岳
朝後唐○甄萱遣子須彌康良劒等發大耶
聞韶二城卒攻高麗曹物郡高麗王命將軍

哀宣王忠救之哀宣戰死郡人國守須彌康等失利而歸○王薨母弟魏膺立上謚曰景明告喪于高麗高麗王擧哀遣使吊祭 秋九月遣使聘高麗

景哀王

諱魏膺景明王母弟在位三年

乙酉

二年 後唐同光三年甄萱三十四年高麗太祖八年 春三月高麗宮城東蚯蚓出長七十尺時謂渤海國来投之應 高麗王幸西京○甲寅買曹城將軍能玄遣使高麗乞降○冬十月高鬱府將軍能

文率士卒投高麗高麗以其城近王都勞慰
還之唯留其麾下侍郎孟近大監明才相述
弓式等○高麗遣征西大將軍庾黔弼攻後
百濟燕山鎭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郡殺獲
三千餘人○高麗王幸曹物郡遇甄萱與戰
萱兵銳甚未決勝負麗王欲相持以老其師
庾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以外
甥真虎爲質麗王亦以堂弟王信交質以萱
十年之長稱爲尚父欲名萱至營論事黔弼
諫曰人心難知豈可輕與敵相狎乎乃止王

聞之遣使曰甄萱反覆多詐不可和親麗王
然之○十二月甄萱取居昌等二十餘城遣
使如後唐稱藩唐策授檢校太尉兼侍中判
百濟郡事依前持節都督全武公等州軍事
行全州刺史海東四面都統指揮兵馬制置
等事百濟王食邑二千五百戶

丙戌

三年後唐同光四年明宗天成元年甄萱三十五年高麗太祖九年春契丹
滅渤海契丹主自去年冬侵渤海攻西鄙諸
部遂進圍扶餘城至是拔之遂進兵圍忽汗
城渤海王大諲譔戰敗乞降契丹主命以兵

衛諲譔及族屬出城改渤海為東丹國忽汗為天福城冊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置諲譔於臨潢之西賜名曰烏魯古於是渤海世子大光顯及將軍申德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謩左右衛將軍大審理小將冒頭干撿校開國男朴漁工部卿吳興等率其餘衆前後來奔高麗者數萬戶麗王待之甚厚賜光顯姓名王繼附之宗籍使奉其使僚佐皆賜爵〇夏四月甄萱質子真虎病死於高麗麗王遣侍郎弋萱送其喪

萱謂高麗殺之殺王信進軍熊津麗王命諸城堅壁不出王遣使高麗曰甄萱違盟舉兵天必不祐若大王奮一高之威萱必自敗矣麗王謂使者曰吾非畏萱使惡盈而自僵耳先是萱獻絶影島驄馬一匹後聞讖云絶影名馬至百濟亡乃悔之使人請還其馬麗王笑而許之○冬十二月高麗王幸西京巡歷州鎮而還○高麗遣張彬如唐

四年（後唐天成二年甄萱三十六年高麗太祖十年）春正月高麗王親伐後百濟龍州降之時甄萱違盟屢侵邉

麗王含忍久之萱頗有強吞之志故麗王伐之王出兵助之○甄萱送王信之喪于高麗○二月遣兵部侍郎張芬等朝後唐唐授芬檢校工部尚書副使兵部郎中朴術洪謙御史中丞判官倉部員外郎李忠式兼侍御史○三月後唐以權知康州事王逢規為懷化大將軍○高麗王敗運州城主兢俊於城下遂攻近品城下之○夏四月知康州事王逢規遣林遠朝後唐帝名對中興殿賜物○高麗遣海軍將軍英昌能式等率舟師往擊康

州下突山等四鄉○高麗王攻熊州不克○秋七月高麗遣元甫在忠金樂等攻破後百濟大良城虜將軍鄒許祖等三十餘人破其城而還○八月高麗王徇康州高思葛伊城城主興達遣其子歸款於是後百濟諸城軍吏皆降高麗麗王嘉之賜田宅祿邑○溟州將軍順式遣子長命于高麗以卒六百入宿衛○冬十月甄萱入寇陷王都弑王立金傅先是萱攻高麗近品城燒之進襲我高鬱府逼至郊畿王遣連式告急于高麗麗王謂侍

中公萱等曰新羅與我同好已久今有急不
可不救遣公萱等以兵一萬赴之未至萱猝
入王都時王與夫人嬪御宗戚出遊鮑石亭
置酒娛樂忽聞兵至倉卒不知所為王與夫
人走匿城南離宮侍從臣僚宮女伶官皆被
陷没萱縱兵大掠入處王宮令左右索王置
之軍中逼令自盡強辱王妃縱其下乱其嬪
妾乃立王族弟金傅為王虜王弟孝廉宰臣
英景盡取子女百工兵仗珍寶以歸麗王聞
之遣使吊祭親率精騎五千邀萱於公山桐

藪大戰不利萱兵圍麗王甚急大將申崇謙
金樂力戰死之諸軍敗北麗王僅以身免萱
乘勝取大木郡時新羅衰弱難以復振乃請
高麗爲援萱恐高麗先入故勒兵猝入王都
以肆兇逆傅即位與群臣痛哭上諡曰景哀
○高麗王哀申崇謙金樂之死以樂弟鐵崇
謙弟能吉子甫並爲元尹創智妙寺以資冥
福崇謙光海州人勇猛長大常從征伐有功
後諡壯節配享高麗太祖廟庭○甄萱遣將
侵高麗碧珍郡芟大小木二郡禾稼

月追尊考為神興大王母為王大后〔〕甄萱
燒高麗碧珍郡稻穀正朝索湘戰死之〔〕十
二月甄萱貽書于高麗求和曰昨者新羅國
相金雄廉等將召足下入京有同鼈應黿聲
是欲鷃披隼翼必使生靈塗炭社稷丘墟是
用先著祖鞭獨揮韓鉞誓百僚如皎日諭六
部以義風不意姦臣逃遁邦君薨變遂奉景
明王之表弟憲康王之外孫勸即尊位再造
危邦喪君有君於是乎在足下勿詳忠告徒
聽流言百計窺覦多方侵擾尚不能見僕馬

首拔僕牛毛冬初都頭索湘束手於星山陣
下月內左相金樂曝骸於美利寺前殺獲居
多追擒不少強竊若此勝負可知斯期者掛
弓於平壤之樓飲馬於浿江之水然以前月
七日吳越國使班尚書至傳王詔旨知卿與
高麗久通歡好共契隣盟比因質子之兩亡
遂失和親之久好互侵干戈不戢干戈今專
發使臣赴卿本道又移文高麗宜相親比永
孚于休僕義篤尊王情深事大及聞詔諭即
欲祗承但慮足下欲罷不能困而猶鬭今錄

詔書寄呈請留心詳悉且𩀱獹迭億終必貽

譏蚌鷸相持亦爲所笑宜迷復之爲戒無後

悔之自貽崔承祐之辭也　是歲遣林彦如

唐

敬順王

文聖王之裔孫伊飡孝宗之子也爲

甄萱所立在位八年降于高麗卒謚

敬順

二年後唐天成三年甄萱三十七年高麗太祖十一年　春正月高麗

王答甄萱書曰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尚書

所傳詔書一道兼蒙足下辱示長書叙事者
伏以華軺賷使爰致制書尺素好音兼承敎
誨捧芝檢而雖增感激闚華牋而難遣嫌疑
今托回軒輒敷危衽僕仰承天暇俯迫人推
過叨將師之權獲赴經綸之會頃以三韓厄
會九土凶荒黔黎多屬於黃巾田野無非於
赤土庶幾弭風塵之警有以救邦家之灾爰
自善隣於焉結好果見數千里農桑樂業七
八年士卒閑眠及至酉年維時陽月忽焉生
事至於交兵足下始輕敵以直前若螳螂之

拒轍終知難而勇退如蚊子之負山拱手陳
辭指天作誓今日之後永世歡和苟或渝盟
神其殛矣僕亦不尚止戈之武期不殺之仁遂
觧重圍以休疲卒不辭質子但欲安臣此即
我有大德於南人也豈謂歃血未乾兇威復
作蜂蠆之毒侵害於生靈狼虎之狂爲梗於
畿甸金城窘迫黃屋震驚仗義尊周誰似桓
文之霸乘間謀漢唯看莽卓之姦致使王之
至尊枉稱子於足下尊卑失序上下同憂以
謂非有元輔之忠純豈得再安於社稷以僕

心無匿惡志切尊王將援置於朝廷使扶危
於邦國足下見毫釐之小利忘天地之厚恩
斬戮君王焚燒宮闕殖醢卿士虔劉士民姬
姜則取以同車珍寶則奪之稇載元惡浮於
桀紂不仁甚於獍梟僕怨極崩天誠甚却日
誓效鷹鸇之逐以申犬馬之勤再舉干戈兩
更槐柳陸戰則電擊雷馳水攻則虎拍龍騰
動必成功舉無虛發逐尹邠於海岸積甲如
山擒鄒祖於邊城伏屍蔽野燕山郡畔斬吉
奐於軍前馬利城邊戮隨晤於纛下拔任存

之日邢積等數百人捐軀破青州之時直心
等四五輩授首桐藪望旗而潰散京山合璧
以投降康州則自南而來歸羅府則自西而
移屬侵攻若此收復寧遙必期泜水營中雪
張耳千般之恨烏江亭上成漢王一捷之功
竟息風波永清寰海天之所助命將何歸況
承吳越王殿下德洽包荒仁深字小特出綸
於丹禁諭戢亂於青邱既奉訓謨敢不尊奉
若足下祗承睿旨悉戢兇機不唯副上國之
仁恩抑亦紹東海之絕緒若不過而能改其

如悔不可追○溟州將軍順式率衆朝高麗
賜姓王拜大匡其子長命賜名廉拜元輔小
將官景亦賜姓王拜大丞○夏五月康州元
甫珎景等運糧於古字郡甄萱潛師襲康州
珎景等還敗戰死者三百餘人將軍有文降
于萱○秋七月高麗王自將擊三年城不克
遂幸青州後百濟遣將來侵青州時庾黔弼
受命城湯井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有變
宜速往黔弼驚覺徑趨青州與戰敗之追至
禿岐鎮殺獲三百餘人○八月甄萱使將軍

官昕城陽山高麗王遣命旨城元甫王忠帥兵擊走之官昕退保大良城縱軍芟取大木郡禾稼遂分屯烏於谷竹嶺路塞乃令王忠等往諜于曹物城○渤海人隱繼宗等投高麗麗王引見於天德殿繼宗等三拜人謂失禮大相含弘曰失土人三拜古之禮也○冬十一月甄萱選勁卒攻拔高麗烏於谷城殺戍卒一千人將軍楊志明式等六人降麗王以其妻子徇諸軍棄市○高麗王巡北界移築鎮國城改名通德鎮以元尹忠仁爲鎮頭

己丑

三年 後唐天成四年甄萱三十八年高麗太祖十二年 春三月高麗遣大相廉相城安定鎭以元尹彥守考鎭之○夏四月高麗王幸西京巡州鎭而還○六月高麗以元甫長弼爲大相○秋七月高麗王幸基州巡州鎭而還○甄萱以甲卒五千侵高麗義城府城主將軍洪術戰死王哭之慟曰吾失左右手矣萱又侵順州將軍元奉遁○高麗遣大相式廉城安水鎭以元尹昕平爲鎭頭○甄萱將攻高思葛伊城城主興達欲出戰病死萱圍加恩縣不克○冬十二

月甄萱圍高麗古昌郡麗王往救之次禮安鎮與諸將議曰戰而不利將如之何大相公萱洪儒曰如我不利宜從間道不可從竹嶺而去庾黔弼曰臣聞兵凶戰危有死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先慮折北何也若不急救以古昌三千餘衆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進軍急擊麗王從之黔弼乃自猪首峯奮戰大克麗王入其郡謂黔弼曰今日之事卿之力也

四年（後唐長興元年甄萱三十九年高麗太祖十三年）春正月載巖

城將軍善弼降高麗初麗王欲通好於我以
賊起路梗患之善弼以計通之至是降麗王
厚禮待之以其年老稱爲尚父○高麗王自
將軍於古昌郡瓶山甄萱郡於石山相居五
遂步許遂與戰萱敗走獲侍郎金渥死者八
千餘人古昌郡奏萱遣將攻陷順州掠人戶
而去麗王即往順州修其城罷將軍元奉復
降爲下枝縣以古昌城主金宣平爲大匡權
幸張吉爲大相陞其郡爲安東府於是永安
河曲直明松生等三十餘郡縣相次降高麗

○二月高麗王遣使来告捷王遣使報聘致書請相見時國以東州郡部落皆降于高麗自明州至興禮府摠百十餘城○高麗王幸昵於鎮城之改名神光鎮徙民實之南彌秩夫北彌秩夫二城皆降于高麗○秋八月高麗王幸大木郡合東西兠章為天安府置都督以大丞弟弓為使元甫嚴式為副使○高麗遣大相廉相城馬山歸安水鎮以正朝昕幸為鎮頭　芋陵島遣使貢方物于高麗麗王拜其使白吉為正位土頭為正朝○冬十

二月高麗王幸西京創置學校先是西京未有學麗王命秀才廷鶚留為書學博士別創學院聚六部生徒以教授之頗有興學之効賜綵帛勸之兼置醫卜二業又賜數百硯

五年後唐長興二年甄萱四十年高麗太祖十四年春二月王及高麗王會于國都先是王遣太守謙用于高麗請相見麗王許之率五十餘騎至畿內先遣將軍善弼起居王命百冠迎于郊遣堂弟裕廉等迎于城門外王出應門迎拜麗王荅拜王由左麗王由右揖讓升殿麗王命從臣拜

王情禮備至遂晏臨海殿酒酣王曰小國不
天為甄萱極喪何痛如之泫然泣下左右皆
不嗚咽麗王亦流涕慰藉之遺王及太后相
國裕廉等物有差因留數旬而還王送至穴
城以裕廉為質以從麗王之初至肅隊而行
秋毫不犯都人士女相慶曰昔甄氏之来也
如逢豺虎今王公之来也如見父母 三月
高麗流大匡庾黔弼于鵠島被讒也
臣等按中庸九經尊賢居一而尊賢之事
有四去讒為先盖信讒邪則任賢不專侫

人用事而諍臣杜口方麗主創業之初黜陟左右宣力屢樹大勳相得之懽有同魚水而猜譖遽行何哉漢光武時人有上章言馮異權重者帝以章示異仍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由是讒說不行乃何太祖遽信讒人姜斐之賢放逐勳賢竄禮皎鱷之鄕幾不得生乎後雖悔悟復還何益哉其與光武之待馮異一何遠也

秋八月高麗王遣甫尹善規送鞍馬綾羅綵

壬辰

錦于王并遺百官綵帛軍民茶襆頭○冬十
十月高麗王幸西京巡州鎮而還○高麗置
安北府及剛德鎮以元尹平奐為鎮頭高麗王
謂有司曰北邊人面獸心飢來飽去見利忘
耻今雖服事向背無常宜於州過州鎮築館
城外待之
六年 後唐長興三年甄萱四十一年高麗太祖十五年 夏四月西京
民家雌鷄化為雄○五月高麗西京大風屋
瓦皆飛麗王聞之謂群臣曰頃者完葺西京
徙民實之冀憑地方平定三韓將都於此夫

何灾變若此乎昔晉有邪臣潛畜異毋其家
雌鷄化為雄不悛其惡竟致誅滅吳王劉濞
之時大風毀門拔木濞不知戒亦以覆亡且
祥瑞志云行役不平貢賦煩重下民怨上有
此之應以古驗今豈無所召今四方勞役不
息供費既多而貢賦未省竊恐緣此以致天
譴夙夜憂懼不敢遑寧今當軍國貢賦難以
蠲免尚慮羣臣不行公道而便民怨咨或懷
非分之心致寇至此各宜悛心毋及於禍○
六月後百濟將軍襲直降高麗○秋七月高

麗王南征一年山城遣正胤巡北邊○九月
甄萱遣一吉粲相貴以舟師侵高麗禮成江
焚塩白貞三州船一百艘取猪山島牧馬三
百匹而歸○冬十月後百濟海軍將尚哀等
攻掠高麗大牛島麗王遣大匡萬歲等往救
之不利麗王憂之庾黔弼自鵠島上書曰臣
雖負罪在貶聞甄萱侵我海鄉臣已選壯丁
修戰艦欲禦之願上勿憂麗王見書泣曰信
讒逐賢是予不明也遣使召還慰之曰卿實
無辜不曾怨憤唯思輔國予甚愧悔庶將賞

延于世報卿忠節○十一月高麗前内奉卿
崔凝卒凝黃州土山人通五經善屬文爲弓
裔翰林甚見重及麗王卽位知元鳳省事除
拜廣評郎中凝曉達吏事時譽洽然麗王嘗
謂曰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憂國奉公匪躬
謇謇古之名臣無以過也遷内奉卿未幾轉
廣評侍郎凝辭曰同僚尹逢長於臣十年請
先授之麗王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昔聞
其語今見其人遂以逢爲廣評侍郎凝恒齋
素嘗寢疾遣東宮問疾勸令食肉凝固辭不

食麗王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其身不淂終養其母不孝也不能永命使予早喪良弼不忠也凝乃勉從方始食肉果平復至是病卒年三十五麗王痛悼贈元甫賻甚厚累贈大匡太子太保謚熙愷後配享太祖廟庭麗王嘗謂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西京建九層塔冀借玄功除羣醜合三韓為一家卿為我作發願疏凝遂製進

臣等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國家也莫不

應乎天而順乎人三代漢唐皆然新羅氏之一麗濟亦豈外此而今麗祖以新羅一統為造塔加被之力欲慕效為之一何見之陋也使凝歷陳帝王撥乱世成大業皆由於天與人歸不可枉求於寂滅之教力諫止之可矣顧乃以文為讚揚之使凝不知而不言則不可謂儒者雖知而不言阿諛順從則真碌碌小人儒也何足取哉

高麗遣大相王仲儒如唐獻方物

癸巳

七年（後唐長興四年甄萱四十二年高麗太祖十六年）春三月唐遣

大僕卿王瓊大府小卿楊昭業冊高麗王爲
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
充大義軍使仍封高麗國王賜曆日銀器疋
段詔封妣柳氏爲河東郡夫人又詔三軍將
吏諭以冊王之意遂頒曆始行唐年號○夏
五月高麗征南大將軍庾黔弼守義城府麗
王遣使謂曰予慮新羅爲百濟所侵嘗遣將
鎭之今聞百濟刼掠榼山城阿弗鎭等處如
或侵及新羅國都宜往救黔弼遂選卿壯士
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於此遇賊

必不得生還汝等其各善自爲計旣誘灘而遇後百濟統軍神劒等後百濟軍見黔弼部伍精銳不戰自潰黔弼至新羅老幼出城迎拜泣曰不圖今日得見大匡徵大匡吾其爲魚肉乎黔弼留七日而還遇神劒於子道與戰大克擒其將七人殺獲甚多捷至麗王驚喜曰非黔弼孰能如是及還麗王下殿執其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黔弼謝曰臣職當爲麗王益善之

甲午八年後唐潞王淸泰元年甄萱四十三年高麗太祖十七年春正月高

麗王幸西京巡北鎮而還○夏五月高麗王
幸禮山鎮下令曰泰封主毒流下民傾覆社
稷予承危緒造此新邦勞役瘡痍之民豈予
意哉但干戈未定巡省州鎮修完城柵由是
男盡從戎婦猶在役不忍勞苦或逃匿山林
或號訴官府者不知幾許權勢之家又從而
陵暴予以一身豈能家至而目覩小民耶以
無所控告而呼籲者也宜爾公卿將相食祿
之人諒予愛民之意矜爾祿邑編戶之氓其
衙內無知之輩使干祿邑務聚斂割剝爾亦

豈能知之雖或知之亦不禁制民有論訴者
官吏更相掩護怨讟之興職競由此予嘗一
一誨之欲使知之者增勉不知者能識吏不
遵此令故爲淹滯又有恃威恃力者以名聞
○高麗王自將征運州甄萱簡甲士五千至
曰兩軍相鬪勢不俱全恐無知之卒多被殺
傷宜結和親各保封境麗王會諸將議之右
將軍庾黔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王觀
臣等破敵勿憂也及彼未陳以勁騎數千突
擊之斬獲三千餘級擒術士宗訓醫士訓謙

勇將尚達崔弼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高麗遣大相廉相城通海鎮以元甫才萱為鎮頭

九年（後唐清泰二年甄萱四十四年高麗太祖十八年）春三月甄萱子神劒幽其父於金山佛宇殺其弟金剛自立初萱多妻媵有子十餘人第四子金剛身長多智萱特愛之欲傳其位其兄神劒良劒龍劒等知之憂悶時良劒為康州都督龍劒為武州都督出鎮于外神劒獨在側伊粲能奐使人往康武二州與良劒龍劒陰謀與波

珎棨新德英順等勸神劒作乱至是萱寢未
起聞宮庭喧呼問此何敢左右曰王老諸將
以長子神劒攝位陳賀俄移萱於金山佛宇
以巴達等壯士三十人守之神劒自稱王赦
境內其教曰如意特蒙寵愛惠帝得以為君
建成濫處元良太宗作而即位天命不易神
器有歸恭惟大王神武超倫英謀冠古生丁
衰季自任經綸徇地三韓復邦百濟廓清塗
炭而黎元安集鼓舞風雷而邇遐駿奔功業
幾於興重智慮忽其一失幼子鍾愛奸臣弄

權導大君於武惠之昏蹈慈父於獻公之惑
擬以大寶授之頑童所幸者上帝降衷君子
改過命我元子尹茲一邦顧非震長之才豈
有臨君之智兢兢慄慄若蹈氷淵冝推不次
之恩以示維新之政○夏四月高麗王謂諸
將曰羅州四十餘郡爲我藩籬久服風化近
爲百濟刼掠六年之間海路不通誰能爲我
撫之公卿薦庾黔弼麗王曰予亦思之然近
者新羅路梗黔弼往通之想念其勞難以再
命黔弼奏曰臣雖齒然國家大事敢不竭力

麗王喜以黔弼為都統大将軍送之禮成江賜御船遣之黔弼往羅州経畧而還又幸禮成江迎勞之○六月甄萱奔高麗萱在金山三月飲酔守卒三十人與季男能乂女哀福嬖妾姑比等奔羅州遣人請遣於高麗王王遣将軍庾黔弼大匡萬歳元甫香乂呉淡能宣忠質等領軍船四十餘艘由海路迎之及至待以厚禮復稱萱為尚父授官南宮位百僚上賜楊州為食邑兼賜金帛奴婢各四十口廐馬十匹以先降人信康為衙官○秋九

月高麗王幸西京巡黃海州而還○冬十月
王降于高麗新羅亡王以四方土地盡為他
有國弱勢孤不能自安乃與羣下謀降高麗
羣臣議不一王子曰國之存亡必有天命當
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受力盡而後
已豈宜以一千年社稷一旦輕以與人王曰
孤危若此勢不能全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至
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吾所不忍也乃使侍
郎金封休賫書請降於高麗王子哭泣辭王
徑入皆骨山倚岩為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

臣等按漢主劉禪將降于魏北地王諶諫
曰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柰
何降乎禪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遂自殺
諶之言深淂國君死社稷之義今新羅王
子之心亦諶之心敬順之不聽亦如劉禪
惜乎劉禪敬順雖有子之賢如此而亦不
聽用其言一朝舉宗社輕以與人甘為俘
虜而不辭何前後之一律也
麗王受王書遣攝侍中王鐵侍郎韓憲邕等
往款十一月王率百僚發王都士庶皆從之

香車寶馬連亘三十餘里道路填咽觀者如
堵沿路州縣供億甚盛麗王遣人問慰王與
王鐵等入開京麗王備儀仗出郊迓勞命東
宮與諸宰從衛而入館于柳花宮以長女樂
浪公主妻之王上書曰本國久經乱離曆數
已窮無復望保基業願以臣禮見麗王不允
十二月高麗郡臣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一國二君民何以堪願聽其聽高麗王御天
德殿會百僚曰朕與新羅歃血同盟庶幾兩
國永好各保宗社今羅王固請稱臣御等示

以為可朕心雖愧衆意難違乃受庭見之禮羣臣稱賀赦動宮掖於是拜金傅為觀光順化衛國功臣上柱國樂浪王政丞食邑八千戶位在太子之上歲給祿一千碩除新羅國為慶州賜傅為食邑其從者皆祿用賜田祿優於舊制又創神鸞宮賜傅仍使為慶州事審知副戶長以下官職等事於是諸功臣亦効之各為其州事審事審官始此麗王納傅伯父匝干億廉之女生子郁是為顯宗之考安宗

右新羅始祖赫居世以漢宣帝五鳳元
年甲子都辰韓國号徐伐羅朴昔金三
姓相傳智證王癸未定國号新羅太宗
王庚申并百濟文武王戊辰并高句麗
敬順王乙未後唐潞王清泰二年降于
高麗朴氏十王昔氏八王金氏三十七
王合五拾五王共九百九十二年
金富軾曰新羅朴氏昔氏皆自卵生金氏
從天入金櫃而降或云乘金車此又詭恠
不可信然國俗相傳為之實事政和中我

朝遣尚書李資諒入宋朝貢臣富軾以文翰之林輔行詣佑神館見一堂設女仙像館伴學士王黼曰此貴國之神公等知之乎遂言曰古有帝室之女不夫而孕為人所疑乃泛海抵辰韓生子為海東始主帝女為地仙長在仙桃山此其像也臣又見大宋國信使王襄祭東神聖母文有娠賢肇邦之句乃知東神則仙桃山神聖者也然而不知其子王於何時今但原厥初在上者其為己也儉其為人也寬其設官也

畧其行事也簡以至誠事中國梯航朝聘之使相續不絶常遣子弟造朝而宿衛入學而講習于以襲聖賢之風化革鴻荒之俗爲禮義之邦又憑王師之威靈平百濟高句麗取其地郡縣之可謂盛矣而奉浮屠之法不知其弊至使閭里比其塔廟齊民逃於緇褐兵農浸小而國家日衰則幾何其不亂且亡也哉於是時也加之女攄尊位恣行淫穢嬖倖用事群盜並起及至景哀荒淫無度與宮人左右出遊鮑石亭

置酒酣酗甄萱之兵猝至而不覺也與夫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無以異矣若敬順之歸命太祖雖非獲已亦可嘉矣向若不知天命力戰守死以抗王師至於力屈勢窮則必覆其宗族害及于無辜之民乃能封府庫籍郡縣以歸之其有功於朝廷有德於生民甚大昔錢氏以吳越入宋蘇子瞻謂之忠臣今新羅功德過於彼遠矣我太祖妃嬪衆多其子孫亦繁衍而顯宗自新羅外孫即寶位此後繼統者皆其子

孫豈非陰德之報者歟
李齊賢曰金富軾論我太祖妣嬪衆多子
孫繁衍而顯宗自新羅外孫即位此後繼
統者皆其子孫豈非陰德之報者歟金寬
毅任景肅閔漬三家之書皆以爲大良院
夫人李氏太尉正言之女也生安王未知
何據也
臣等按金富軾以金溥比之錢氏而謂功
德遠過有何所見而然歟吳越之於宋奉
藩述職君臣之分定矣新羅之於高麗與

此不同蓋恭封者新羅之叛賊麗祖恭封
之臣也遂恭封旣獘麗運日昌然新羅之
於高與未嘗屈膝稱藩一朝棄宗社獻土
地北面而朝可乎錢氏則自鏐因黃巢之
亂始據吳越子孫相承歷五季至宋太宗
獻十三州仍留宿衛以累代藩臣一朝効
順納土非以諸侯屈己辱身之比也金傳
雖賊萱所立表微不振新羅三姓相傳幾
一千年其深仁厚澤足以固結人心若臣
若民豈無自靖自獻如三仁者思先王之

澤而不忘如殷民者乎况王子論天命人
心反覆切諫奈何敬順拒孝子之諫乃以
一千年祖宗之重究數千里之提封稽顙
拱手與之他人乎敬順之於高麗弱不可
強危不自存自強爲善以待天時可也如
不獲已合餘燼背城借一死於社稷可也
顧不省悟身爲降虜北面稱臣匍匐進退
於麗之闕庭其異於晉懸吳踣者幾希矣
後雖富貴薰炙外孫繁衍安能雪亡國失
身之大耻乎如敬順者大節已亡餘不足

取冨軾比而等之錢氏復何所見而然耶
臣等按始祖之生異於常人是蓋天命匪
人為也當此時叢爾三韓各保一隅徒事
干戈互相侵伐無君臣名位之分始祖年
方幼冲為國人推戴其寛厚足以有容其
雄偉足以濟民建邦設都築城郭營宮室
勸督農桑不伐隣境使民敬讓至於夜戶
不扃倭人感德而不犯卞韓舉國而來降
樂浪服其有道沃沮稱為聖人享國六十
年之間家給人足民不見兵以基一千年

之業其殆天授乎南海遺命朴昔以姓以
年長而立新羅氏三姓相傳實兆於此儒
理從父亂命卒傳之昔氏非貽謀燕翼之
道也脫解以南解之婿不當立又立又惑
鷄林金櫝之說養閼智爲子使新羅重器
卒歸之金氏惜也然其終也不傳於子而
傳於儒理之子視後世貪天之位欲傳己
子而推刃同氣者何其賢也婆娑節儉愛
民勸農桑問高年廉察州郡屛黜尸素謹
天災恤民隱年穀屢豊可謂守成之良主

也祗摩逸聖守而不失阿達羅粗保厥位
又薨無子國人又立昔氏之後伐休能占
天時又知人邪正柰解睦隣恤民助賁臨
事明斷沾解不能强國恤於海冦使大臣
見殺辱國甚矣味鄒金閼智之裔繼朴昔
之後淂有大寳新羅易姓今已三矣其授
受雖未盡淂冝然王能留意政刑訪民疾
苦務農桑首經貴有人君之德金氏之興
其肇於此乎儒禮基臨皆昔氏之後儒禮
之委任重臣基臨之威信鄰敵猶足可稱

訖解忘父之讎聽婚島夷終受侵辱昔氏之祀於是絶矣李忽示金氏也能以武略自守實聖嘗質高句麗挾憾於前王欲殺其子而後快於心其及也宜矣訥祗簒立新羅氏三姓相讓之風至是掃地慈悲救患衛冠炤智謙恭自守然而晩年魚服得免豫且之禍幸矣智證銳意圖理定國號稱王洗屢朝因循之累須喪制禁殉葬有足多者法興始崇佛教信之愈篤奉之愈謹唱為齋戒之邪說聾瞽斯民為新羅基

禍之主又不知春秋大一統之義僭行年號越禮犯分甚矣真興倭佛尤甚創興輪皇龍二寺鑄成丈六金身浚民膏血且屈千乘之尊為桑门之行方袍圓頂以終其身遂使佛刹半於閭閻齊民盡為緇褐流禍無窮真智享年不永真平享國雖長而繼嗣不定卒以神器付之女兒之手善德真德皆以陰居尊牝鷄司晨邦家杌隉天厭穢德太宗挺生以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倚任良佐言聽計從至誠事大衣

冠文物並從唐制崇奬節義激厲將士仗天朝之威雪百濟世讎雄視高句麗如囊中之物將取而有之享年不永功業不究惜哉文武以英明之資承先人之烈請唐兵滅高麗始一三韓克成前志何功烈之盛也乃何納高麗叛衆據百濟古地得罪於唐幾不自保乎神文孝昭聖德僅能守成孝成惑佛滋甚景德納忠諫定州歸優於孝成惠恭荒于敵色身且不保宣德躬行不道元聖興聞乎故昭聖短祚哀莊昏

弱憲德簒弒禍亂相仍興德不惑左道遇
災知懼猶可稱者僖康得不以正竟爲金
明所弒蓋自神文以降朴散淳漓亂賊接
踵其禍蔓延至是極矣神武能知討賊復
讎之義義旗一揮而元惡授首撥亂反正
人心痛快羅之國勢幾危而復振文聖獻
安景文憲康之時中外寧謐民物阜盛成
極而衰理固然也康康昏闇復以大器付
之女弟其家法所由來遠矣真聖淫恣浮
於唐瞿斲喪邦基新羅氏之亡於茲決矣

自是群盜蝟起弓裔叛北原甄萱據完山
生民塗炭彊宇日蹙孝恭昏弱特寄生之
君耳神德景明景哀又以朴氏之遠裔當
叔季之衰僅能相繼國事已非為之何哉
況當景哀之時甄賊跋扈侵逼郊畿猶且
荒淫遊佚晏然自肆鮑石之樂方酣而萱
兵奄至君臣被戮宮闈見辱言之可謂於
邑敬順亦以金氏之後為萱所立天命已
去人心已離以區區一州之地生聚圖存
固亦難矣然不能効死一朝甘為降虜宗

社丘墟嗚呼惜哉

東國通鑑卷之十二